

羅國輝以逾越為中心的禮儀時間觀

— 以四旬期聖周禮儀為例

劉 鋒 福建神學院

羅國輝作為天主教禮儀領域的傑出代表，對梵二禮儀在中華文化圈天主教會中的普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他的積極推動下，梵二禮儀不僅在香港和台灣地區得到了廣泛實施，他還協助推動了中國內地天主教禮儀梵二化的進程。在推廣中文彌撒、培養禮儀人才，以及編纂和翻譯禮儀經本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羅國輝的禮儀思想總體上體現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禮儀的本土化詮釋，尤其在四旬期和聖周禮儀方面，他從中國教會的立場出發，對適應本土的四旬期及聖周禮儀神學進行了積極的探索與實踐。通過深入分析四旬期和聖周禮儀

的歷史發展、演變意義以及神學反思，羅國輝致力於恢復禮儀的原始精神作為其核心目標。並且羅國輝秉承梵二禮儀改革的原則，強調四旬期及聖周禮儀的整體性，目的是使整個教會預備且經歷基督逾越奧跡的恩典。在四旬期及聖周的禮儀節期中，我們應著重彰顯積極悔改、皈依基督、踐行愛德的精神內涵。基於此，羅國輝以逾越為核心，進行了精煉而深刻的總結，旨在

幫助教會深入理解和領悟四旬期及聖周禮儀的核心要點與深遠意義，進而促使教會更有意識地參與到這一重要的禮儀節期之中。

一、梵二對四旬期聖周禮儀的繼承與革新

摘要：羅國輝的禮儀神學思想體現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禮儀改革的精神。尤其在他的著作《逾越——四旬期聖周禮儀的沿革及意義》中，他以四旬期聖周禮儀周期作為研究對象，突出了「逾越」作為禮儀核心的重要性。羅國輝從歷史演變和禮儀神學兩個維度深入探討了禮儀的深層含義，從而加深了我們對四旬期和聖周禮儀的全面、深入理解。羅國輝認為，在保持四旬期和聖周禮儀整體性的同時，還應當注重禮儀的簡明性，使其形成一個整體，突顯出慶祝基督逾越奧跡的重點。他進一步關注禮儀的本土化問題，強調必須深入理解教會禮儀與地方文化的內在聯繫，尋找兩者之間的互融焦點，進而發展出一種融合模式。這為四旬期和聖周禮儀的本土化提供了寶貴的啟示，並有助於推動教會禮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傳承與發展。

關鍵詞：羅國輝；逾越；四旬期聖周禮儀；本土化

四旬期及聖周禮儀是為慶祝耶穌基督的逾越奧跡而設立的。初始階段，四旬期及聖周禮儀在東、西方教會互相影響、借鑒中逐漸發展成型，體現出既簡明又兼具整體性的特點。可惜到了中世紀，教會經歷黑暗時期，禮儀層面的墮落自然也是不可避免。因著種種的因素，四旬期

及聖周禮儀之原意幾乎消失殆盡，只剩下徒有虛表的恪守時間。直至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對禮儀進行前所未有的徹底革新，其目的是要恢復施行禮儀的真諦，通過梳理四旬期及聖周禮儀的歷史沿革，提煉出禮儀所強調的核心，在保有禮儀傳統的基礎上，做出符合時代意義的革新。

（一）預備進入逾越

早在第二世紀時，教會每年在耶穌死而復



活的逾越節舉行禮儀性的紀念活動。「為準備慶祝基督死而復活的逾越節，也就是準備施行入教聖事，亦即已受洗者與將受洗者一起，準備新生。初時一天、兩天，繼而一周、三周，以至後來發展成六周到四十天，即四旬期。」^[1]因此，四旬期可謂是逾越節的預備期，羅國輝指出：「四旬期是整個教會『慕道』、『更新』準備逾越的歡欣時期；因為『慕道者』加緊準備迎接洗禮，全體信友也切實奉行祈禱和仁愛的工作，洗心革面，與主和人修好，重獲天主鍾愛子女的恩寵。」^[2]可隨著教會的發展，四旬期的原本精神漸漸衰弱。六世紀時因成人入教的減少，故成人慕道禮就失去意義，隨之增設嬰兒洗禮則改為平日舉行。進入九世紀，洗禮從逾越節中分離出來，與之相關的四旬期禮儀徹底瓦解，僅剩下為逾越節做準備的虛名。

直至梵二後四旬期的禮儀精神得以復興，恢復了四旬期為逾越節作預備的重要作用。在《禮儀憲章》109條便提到，「顯示四旬期的雙面內容，就是藉著紀念和準備洗禮，並藉著『補贖』，讓信友更熱切地聽取天主聖言，並誠懇地祈禱，以準備慶祝逾越奧跡。」^[3]羅國輝也強調，「四旬期是整個教會，包括候洗者和教友在逾越節前的慕道期，為使我們再一次在基督內逾越。」^[4]為了配合四旬期禮儀精神的恢復，做出了許多相關的調整。如1970年出版的新《羅馬彌撒經書》對四旬期的禮儀進行了修訂。又於1972年出版了《成人入教禮典》，重整了入教聖事並注明成人洗禮正常的時間就是在逾越節，為入教聖事而預備的四旬期也重新被重視。為了這預備期達到更好的效果，羅國輝提到在「四旬期內，全體教友在福音的光照下，勵行靈修操練，即以讀經祈禱、反省懺悔，與天主修好；並以守齋克己，操練和重整自己的內心傾向，以達致清心寡欲；及履行愛德，好能與人和好共融。」^[5]對於教友而言，這是全方位、多幅度的靈性更新，使人向上與天主的關係修好，向內使自己的生命更新，向外與他人和諧共處。同時教友們在四旬期的操練，將成為候洗者的美好榜樣與見證，使整個教會都彼此偕同為慶祝逾越節做準備。

（二）聖周慶祝逾越

「主苦難聖枝主日」是開啟聖周的日子。早期羅馬禮的教會在這日的禮儀是以「苦難主日」為中心，直至中世紀羅馬禮逐漸被「聖枝主日」的傳統影響，在1570年的羅馬彌撒經書中將原本「主苦難聖枝主日」的稱呼簡化為「聖枝主日」，這使得聖枝遊行被強調，從名稱上弱化了榮進聖城是為了朝向逾越奧跡的意義。隨後因著樹枝的遊行的發展，「混雜了當時人們對棕櫚樹等樹枝的驅魔或吉祥能力的迷信，而產生了祝福樹枝的習慣。」^[6]

梵二後對聖周禮儀進行重整。羅國輝提到，對於本禮儀日的重整，首先體現在名稱之上。1970年的羅馬彌撒禮書中，「恢復了羅馬禮於750年對這主日的稱呼：『主苦難聖枝主日』。這改變並非為復古，而是把這主日的意義重新正確地表達出來，即基督榮進耶路撒冷的事跡不是、也不能單獨存在，而是與祂的救世苦難和復活構成一體，絕對不能分割。」^[7]因此，將「聖枝主日」更名為「主苦難聖枝主日」，突出了耶穌榮進聖城的事件，強調了基督開啟救世苦難和復活工作的意義，而非僅僅慶祝聖枝遊行。但因聖枝遊行已深入人心，並且樹枝作為禮儀上的記號確實可以達到紀念主榮進聖城的作用。羅國輝建議，在舉行聖枝遊行時，「千萬不要在禮節上喧賓奪主，玩弄樹枝的繁文縟節和花樣。最重要的是簡單地舉行聖枝進堂，然後專心聆聽主苦難聖死的福音和舉行主的逾越聖祭」。^[8]其次，重整體現還在對禮文中帶有「驅魔致福」的內容作出調整。現今的禮文已完全除掉為樹枝祝福而帶來任何作用的詞匯，使民眾的誤解得以消除。最後，重整還體現在對「苦難主日」傳統的重視，從選讀經文方面就突顯出苦難的主題，特別在梵二後又加入依撒意亞書中關於受苦僕人之歌的經文，表明基督甘心聽命，以苦難救世。除此之外，包括集禱經、獻禮經、頌謝詞和領主後經，都應反映出苦難主日的主題，使基督榮進聖城為要實現逾越奧跡的本意被強調。

（三）逾越節三日慶典

羅國輝提到：「逾越節三日慶典，不單是聖

周，更是整個禮儀年的高峰。」^[9] 在三日慶典的每一日有著不同的重點，使基督逾越奧跡的不同角度得以顯露，信友在禮儀中得與基督的逾越奧跡同化。在聖周四的黃昏後^[10]，以紀念主的晚餐作為開始，藉著守齋和祈禱更好地指向基督的苦難聖死（聖周五），被埋葬（聖周六）。而聖周六的夜間禮儀^[11]，被視為逾越節三日慶典的高峰，同時也是復活主日的首要禮儀。當夜舉行的入教聖事，包括聖洗、堅振和聖體，使全體教友與候洗者一同重溫、領受基督的逾越奧跡，直到復活主日的第二晚禱，整個逾越節三日慶典才宣告結束。逾越三日的禮儀在歷史上也一度沒落，陷入繁複難明的錯謬中，直至梵二禮儀改革方才重獲「新生」。

逾越三日慶典以聖周四黃昏後的禮儀作為開始。羅國輝指出，這日的禮儀稱為主晚餐黃昏聖祭「是以一台簡潔的感恩祭來開始逾越節三日慶典，並幫助信友跟隨基督，亦步亦趨進入祂的逾越奧跡」^[12]。時間一定是在聖周四的黃昏舉行，因為按著猶太人的傳統從日落開始計算新的一日，因此聖周四的黃昏其實已經進入聖周五。羅國輝強調：「主晚餐黃昏聖祭」，實際就是以感恩聖祭紀念、宣告基督的死亡，又慶祝祂的復活，並期待祂的再來。行此禮儀時要清楚表達「主晚餐」與逾越奧跡的整體關係，不可將其脫節為一項，「故此禮節上務求簡單而莊重，以舉行感恩祭（宴）為主，而輔以有意義和實際的愛德獻禮，或名實相符的濯足禮，儘量把一切繁文縟節減去，而讓主的聖餐祭清楚地顯露其內容和意義，並協助信眾藉著參與基督的救世祭獻，而與基督同行，進入逾越三日慶典的信仰經驗當中」^[13]。

聖周五的禮儀保持古典的特色，梵二後羅馬禮書中將其稱為「主苦難的瞻禮六」。羅國輝指出，聖周五禮儀的重點「不在乎舉行什麼禮節，而是在嚴齋、讀經、祈禱當中，經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逾越。這決不是周年的『追悼』，而是為『慶祝』主苦難逾越的奧跡，因為基督確實已經過苦難死亡而復活了，祂已經藉死亡戰勝了死亡，故此，聖周五是救恩史在禮儀年曆中的運作，即在時間和空間當中，基督藉聖言和祈禱繼

續在我們身上施行祂藉十字架所實行的救贖」^[14] 因此，如果僅在聖周五的禮儀中強調基督受難的悲慘，那便是對整個逾越奧跡的片面解讀。羅國輝明確指出，聖周五禮儀的核心在於聖道禮，通過當天所選讀的經文，我們得以沉思基督整個逾越奧跡的深意。隨後以「信友禱文」和「朝拜十字架」，作為對聖道禮的回應，旨在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祈禱和默想。聖周六是基督被葬於墳墓的時間，基督徒可以在安靜中默想，寧靜地等待為的是更好地迎接基督榮耀復活的神聖時刻。

逾越節守夜慶典是復活主日的核心，以施行入教聖事為高峰。羅國輝強調，此聖事不僅讓候洗者經歷死而復活，也使教友通過重宣聖洗誓願和灑聖水得到逾越更新。梵二後的《禮儀年曆總論》（29）說明逾越節守夜慶典的禮儀一定要在入黑後舉行，並在日出前完成。逾越節守夜慶典應在夜晚舉行，直至日出前結束。儀式以「燭光禮」開始，強調光的象徵意義，象徵基督復活驅散死亡的黑暗，為世界帶來光明，指向入教聖事的逾越時刻。施行聖洗聖事表達出死入生的經驗，教會借用「水」的元素，表達受洗者參與基督的死亡，和與祂一同復活。羅國輝提及教會傳統的洗禮方式是浸洗，亦是首選的方式，因為浸洗能更有益使受浸者體驗到出死入生的感受。最後藉著聖體聖事使基督徒與基督完全結合，成為其肢體。新教友通過獻呈餅、酒和愛德獻禮，表達他們成為天主子女的身份，並參與基督的祭獻。

二、羅國輝對四旬期聖周禮儀的理解與實踐

羅國輝強調四旬期與聖周禮儀是教會整體的行動。體現出整體教會參與的幅度，最終在入教聖事的施行中達致高峰。可以說，這段時間就像是教會每年的神聖慕道期，讓候洗者、悔罪者以及已經皈依的教友共同體驗基督的逾越奧跡，並在基督內成為新人。四旬期和聖周禮儀的整體性意味著，在這個禮儀節期中，應當將禮儀視為一個整體來對待，而不是將其拆分成獨立的片



段。相反，應從宏觀的角度推進禮儀的進程。至於簡明性，則指出每項禮儀都應摒棄複雜和多餘的部分，僅保留那些簡潔且能突出核心意義的元素。

（一）禮儀的整體性

羅國輝認為「四旬期的目的是為準備在逾越節慶祝逾越奧跡，因此，這時期的禮儀基本內容有：一、是為候洗者準備在逾越節舉行入教聖事，同時也為教友重溫洗禮的經歷；二、是藉著悔改補贖（這裡當然是包括施行修和聖事、齋戒抗誘、行愛德等等），以獲得真正皈依的效果；但歸根結底，就是以天主聖言為生活基礎，在祈禱的動力之中，不斷死於罪惡，而具體的活於基督。」^[15]

在禮儀方面體現出它的整體性。自四旬期的首主日候洗者需經歷「甄選禮」，象徵著天主通過教會的甄選，引領他們邁向新生。在四旬期的第三、第四和第五主日，分別舉行「考核禮」，以此審視信仰。在考核禮時，主教將親自為候洗者祈禱並施以傅油，祈求天主賜予他們悔改和皈依的力量。此外，為了協助已皈依的教友善度四旬期，教會每年在四旬期之初舉行「聖灰日」，提醒教友們在四旬期應當通過守齋、克己、讀經、祈禱以及實踐愛德來操練身心，重新皈依基督，並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與自己、天主和他人和解。

四旬期禮儀的整體性體現在生命操練，人們通過讀經祈禱、守齋克己，以及積極實踐愛德的方式操練自己，預備自己朝向基督的逾越奧跡。首先，在讀經祈禱方面，常配合「拜苦路」的方式，其基本結構包括閱讀聖經、默想和祈禱，幫助人們跟隨基督，踏上逾越的旅程。其次，通過守齋克己操練基督徒的意志，在四旬期以守齋的方式克勝欲望的捆綁和各樣誘惑。教友們也可按著十誡、四規、八福作為對照省察己身，藉著懺悔、自省，徹底檢視罪根，通過痛悔、定改、補贖使生命得以重整。最後，是履行愛德，可以《要理問答》中的「神形哀矜」為遵行的方向。具體的內容可延伸為福傳、環保、維持社會和世界的公義、締造和平，以實際的愛德行動與人和好共融。無論是為候洗者設計的四旬期禮儀，還是

為信友推崇的靈性修煉，都揭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四旬期是教會在這期間要做好充分的準備迎向基督的逾越奧跡。

與四旬期一樣，羅國輝指出：「主苦難聖枝主日」的「重點不是聖枝的會景巡遊，而是以遊行進堂舉行聖祭來紀念和參與基督榮進耶路撒冷以完成十字架的救世工程。這遊行是基督和我們一起的步伐，為走向真正的逾越奧跡。」^[16]我們應當強調，樹枝本質上是禮儀的象徵，用以紀念耶穌榮進聖城去面對苦難受死的。羅國輝指出，在聖枝遊行進入教堂之後，會誦讀耶穌受難的福音，並提供反思性的講道。會友們則通過祈禱和默想來回應。因此，這日的主題絕不能是樹枝遊行，而更應強調耶穌去迎向苦難。出於禮儀的整體性，在這「苦難主日」其他的禮儀細節中都得突出高舉基督苦難聖死的內容，使之幫助會友們在身心上做好準備，迎接聖周的慶祝活動。

逾越節的三日慶典是慶祝基督逾越奧跡的核心所在。梵二後的禮儀年曆總論中提及，「逾越節三日慶典就是紀念和慶祝基督的聖死和復活，是整個禮儀年曆的高峰。」^[17]羅國輝強調了逾越節三日慶典整體性的重要性。他特別提到了聖周四的主晚餐黃昏聖祭，並強調「在舉行這禮儀時，務要清楚表達『主晚餐』與逾越奧跡的整體關係，千萬不要陷入純教義或倫理感性的慶祝^[18]。關於聖周五，它是紀念基督的苦難聖死，羅國輝也強調：「聖周五與整個逾越慶典是同一個逾越奧跡在時空中的實現，故此，聖周五的慶典要反映出整個逾越的事實，而不能斷章取義。」^[19]而聖周六是基督在墳墓中的時刻，在這日教友們在默想中預備。直至逾越節守夜慶典的到來，當夜的儀式以點燃燭光為序幕。接著，聖道禮通過誦讀與逾越節主題相關的聖經經文，重溫救恩的歷史。講道內容旨在闡明基督的死而復活與入教聖事以及基督徒生活的緊密聯繫。接著以簡潔而莊重的入教聖事，將禮儀推向高潮。羅國輝提及，「施行洗禮和堅振是逾越奧跡的實現，藉著參與這聖事，整個教會重新逾越。……聖餐祭更是逾越節的實現，是入教聖事的高峰；

在聖體聖事中基督徒與復活的主完全合而為一，具體地參與基督的新生命」^[20]。

（二）禮儀的簡明性

原初教會的禮儀都具有簡潔明瞭的特徵，隨著歷史的發展，使禮儀在日臻完善的同時，也難免陷入繁復，甚至出現一些附會的禮節，導致禮儀原初的精神被埋沒。四旬期聖周禮儀在歷史中的發展也同樣遇到類似的問題。羅國輝在梳理四旬期聖周禮儀的歷史和意義時，不但強調其整體性，也強調每一項禮儀的簡明性。可以說不論是四旬期的預備，還是聖周的每一日，都分別有禮儀所強調的中心，同時每項的禮儀又都清晰地指向慶祝基督逾越奧跡這一主旨。既不能將禮儀分割為獨立的方塊，使其脫離慶祝基督逾越奧跡的主題，亦不能將禮節重複堆疊，或是因注重細枝末節而忽略了重點表達慶祝基督逾越奧跡的內涵。

根據以上所提出的原則，可以採取多種的方法使四旬聖周禮儀的簡明性得以突顯。為了強調四旬期期間教會整體慕道、預備的意義，應對不屬該主題的禮節進行簡化或改良，例如羅國輝談及「聖灰禮」時，表示該禮儀原是為公開悔罪者而設的，後因私下告解的盛行，犯嚴重罪行者多選擇私下告解，而「聖灰禮」漸漸被視為一種謙遜、做補贖的神修方式和個人德行的彰顯。1091年教宗吳爾班二世更是將「聖灰禮」推廣至全體信眾，在四旬期首主日前的星期三施行，至此「聖灰禮」已失去原本的意義。但由於該禮儀經過長時間的流傳已經根深蒂固無法取消，只能對其加以改良，以符合禮儀的主旨。羅國輝指出在1970年推出的彌撒禮書中，「已改寫了原本『祝福灰燼』的禱文，使其反映出準備逾越節的意義，如祝福灰燼禱文之一：『……使他們善度四旬期，準備聖潔的身心，歡慶基督死而復活的奧跡。』」^[21] 讀經方面也把創世記3:19，與塵土相關的經文，改為「你要悔改，信從福音」（谷3:15）。以上的調整都是為了使「聖灰日」的禮儀與四旬期的精神協調，反應出四旬期慕道、悔改、準備歡慶基督的逾越時刻。羅國輝整理「主苦難（聖枝）主日」的歷史發展，也同樣表示

「『主苦難聖枝主日』是『神聖的一周』的開始，為紀念主死而復活的逾越奧跡；故千萬不要在禮節上喧賓奪主，玩弄樹枝的繁文縟節和花樣。」^[22] 教堂在舉行主苦難聖枝主日的禮儀時，應簡單地舉行聖枝進堂的環節，之後以「苦難主日」的彌撒進行紀念，以此體現出聖周紀念「逾越奧跡」的完整性，不可太強調聖枝的部分，而忽視了基督死而復活之逾越意義」^[23]。

在聖周四舉行「主晚餐黃昏聖祭」，應以一場簡潔的感恩祭做為中心，進而開啟逾越節三日慶典。羅國輝指出：「至於在歷史中產生的次要或附會的禮節，現已被取消或酌量糾正了。」如濯足禮、愛德的獻禮和恭移聖體都應簡單舉行，旨為突顯感恩祭的重要性，「拆卸祭台」的禮儀更是被完全取消。當羅國輝談到聖周五的禮儀時，指出這日應在嚴齋中讀經和祈禱。其他禮儀如朝拜十字架，不可過分戲劇化而忽視了聖道禮的內容和在十字架前祈禱和默想的重心。另外聖周五最初是不舉行聖祭的，隨著歷史的發展加入了聖祭的環節，但這不符合該日禮儀的核心內涵，因此羅國輝建議：「應該考慮刪去聖周五禮儀中的領主禮，因為這與以嚴齋、讀經、祈禱來紀念主逾越聖死的古老傳統背道而馳」^[24]。

總而言之，梵二後的禮儀改革，所注重的便是禮儀能夠簡樸明瞭地被施行。所以應該引起重視的是，「禮儀上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禮儀有過多的象徵，而且大部分是無關重要的。……我們對從前過多象徵的情況反應過度，竟把所有象徵一掃而空，轉而借助『說話』以致我們的禮儀變成堆積的『說話』，而忽略了那些最基本的象徵。」^[25] 因此禮儀的簡明性，是要強化每一項禮儀的基本的象徵，透過優化禮儀本身的內容，削弱或是取消某些與禮儀的主旨無關的部分。

三、羅國輝對四旬期聖周禮儀中國化的適應

教會的禮儀在不同地區實施時，不可避免地會面臨與當地文化對話和適應的挑戰。禮儀作為傳達教會信仰和實踐救贖行為的方式，不可能在文化真空中進行。例如，當教會的四旬期



與中國的傳統春節重疊時，便會產生實際的牧靈挑戰。若處理不妥，可能導致教友的信仰（禮儀）生活與社會生活相互脫節，從而產生相互排斥的負面效應。羅國輝根據「羅馬禮儀與文化互融」^[26]的原則，指出要對教會的禮儀與地方文化，進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必須建立在互相尊重和認同的基礎之上，尋找二者的互融焦點，有機地發展出互相影響和融合的模式。

（一）全面深入考量禮儀與文化互融問題

羅國輝認為，必須全面、深入地考量教會禮儀和地方文化互融的問題。他指出，「禮儀節令與當地社會生活文化的互融，必須是全面的牧靈生活，包括全面的信仰生活及其禮儀內容，而不是斷章取義式的折中。」^[27]在十六世紀時教會面臨此問題就採取簡單折中的處理方式。當然在十六世紀時，四旬期的禮儀內涵已經丟失。追溯歷史可知，起初四旬期是為慶祝逾越節（入教聖事）而設的預備期，整個教會藉著四旬期積極慕道、皈依，共同慶祝基督的逾越奧跡。可隨著教會歷史的發展，到九世紀時四旬期慕道性的意義全面崩潰，只剩悔罪、嚴齋、克己與補贖，藉以修德升天堂的熱心神功之風盛行。故此，當十六世紀末，天主教傳入中國時，便將克己守齋作為四旬期的代名詞，將其直譯為「封齋期」，這恰恰是反應了當時教會對四旬期的片面認知和實際的情況。而中國傳統的春節是以歡欣為主調的節慶，人們歡喜團圓、遍訪親友、道賀新春，亦借新春之際表達，四時重啟、萬象更新之意。提倡克己守齋的「封齋期」與歡樂的新春佳節，自然產生衝突。「利瑪竇及其會士順應中國民情而予以免齋，但當時十七世紀中葉的方濟會士及道明會士則反對免齋。最後 1656 年傳信部決議說『該解釋理應守齋，但傳教士可按情況而給於豁免守齋』。」^[28]根據羅國輝的觀點，這樣折中的方式從表面上看暫時處理了問題，但此舉實則破壞了教會自身禮儀生活的內涵，讓禮儀經文無法反應在實際的生活中，又進一步導致了信仰生活與社會生活的脫節。羅國輝所謂全面的信仰牧靈生活，即全面、深入地透析，且回歸教會四旬期禮儀豐富的內涵，也吸收、結合當地節令生活文化

的優良。使被禮儀塑造的生命反應在實際的生活中，特殊節令所突顯地方文化特色亦體現在教會的禮儀中。

（二）在禮儀中體現文化互融的特點

羅國輝強調，在具體的禮儀中須反應出地方節慶的特點。他提及：「禮儀節令與當地社會生活文化的互融，是信仰生活和生命力的發展，必須從現有的禮儀生活，及真實地與當地人民生活交談中，充滿生機地發展出來，而不是辦公室裡的理論作品」。^[29]具體的禮儀實施，如在除夕應時舉行帶有團圓感恩之意的除夕彌撒，感念天主恩德，使眾人能在基督內與天父團圓。反應在除夕團圓彌撒時所用的頌謝詞：「在此除夕，大家團聚的日子，我們更讚美你，感謝你，因為你藉著你的愛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創造了萬物，且在他內加以保存，同時又藉著他，召集我們成為你特選的子女，與你歡欣團聚。」^[30]這段頌謝詞表達了歡喜團聚的氛圍，使信友能夠通過頌謝詞向天主表達讚美之情。在新春的彌撒中，也應當充分融合新春的元素與四旬期的精神，並在頌謝詞中體現這一點。即「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你藉時令節氣的變化，使萬象更新，充滿活力。聖父，你更藉教會，為我們制定了充滿救恩的四旬期，幫助我們勉力祈禱，履行愛德，洗心革面，以迎向新生。為此，我們聯同天下萬物，天使、聖人，歌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31]在這段的頌謝詞中，不僅看到新年「更新」的意涵，提到對天主在「時令節氣」的時間領域中，祝福他的子民，在這特殊的節慶氛圍中開啟更新的一年。當然在頌謝詞中也體現了四旬期「操練」生命的面向，其中所提及「勉力祈禱，履行愛德，洗心革面，以迎向新生」，「祈禱」是內心的操練，即為「形哀矜」；「行愛德」是行動的操練，即為「神哀矜」，這是基督徒生命整體的操練和預備。而「洗心革面，以迎向新生」的體現出悔罪精神，表達四旬期預備自己以迎接基督逾越奧跡的時刻。

在選擇禮儀中誦讀的經文以及設計的禱文時，也應充分考慮四旬期的禮儀精神，並將其與

新春的更新意蘊相結合，以期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羅國輝指出：「就在這些本地教會的祈禱和讀經中，信友體驗到上主藉著四時更替，在基督內給予我們團圓、祝福和更新，這一方面是順應本地社會節令民俗並融合其優長；另一方面也給予它基督內救恩的意義，通過基督徒的禮儀慶典，使之成為聖事救恩史的一刻，這也可以說是禮儀、文化互融的好例子，有『移風易俗』、『錦上添花』、『借題發揮』的福傳作用。」^[32]

（三）在信仰生活中彰顯禮儀的塑造

在羅國輝看來，四旬期禮儀的內涵，要在社會的生活中得以體現，是在充分了解兩者的情況下，進行結合、互融，活出被禮儀重整的生命。羅國輝認為：「禮儀節令與當地社會生活文化的互融，必須對自身信仰和當地社會生活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尊重、認同，並活出其優長，尤其當本地教會的信友和牧者具體地在當地社會生活中，活出其身份和角色時，自然會結出福傳和牧靈果實，於是，基督信仰、教會及其禮儀節令便不再是與當地社會生活文化無關的舶來品。」^[33]在梵二後教會禮儀得以更新，拉丁禮也重整了四旬期的禮儀，「即藉著紀念和準備洗禮，並藉著『補贖』，讓信友更熱切地聽取天主聖言，並誠懇的祈禱，以準備慶祝逾越奧跡。」^[34]香港教區在結合整體四旬期精神的情況下，又考慮到香港社會環境實際的情況，認為將禮儀禱文中強調「守齋、齋戒」的字眼改換為「克己、行愛德」，更為適宜。在強調克勝私欲、割捨世物、力行仁愛，在與主和好的同時，與自己也與人和好。教友們可在四旬期自行選擇方法，以度克己淡泊的生活，並要履行正義、力行仁愛、周濟窮人等等。按照香港地區的習慣，教友在吃過除夕團圓飯後，到聖堂舉行謝恩彌撒，然後可闔家或邀約朋友一同逛花市，可由堂區的司鐸領隊，以體現其靈修和團體並重的精神。信友還可在除夕彌撒中，獻上餅和酒的同時，獻上春節常用的水果「柑」，取其獻上一年辛勞成果之意，在彌撒後彼此分享，有「分甘同味」之意。一般中國的春節有拜年的習俗，新春期間堂區也可加以仿效，舉行團拜活動，加強肢體的聯結，一次增加信友間

共融與往來。當然，這樣的結合還可根據不同地方的春節習俗進行巧妙結合，使信仰群體在春節期間，自然地在原本的傳統節日當中，以信仰的方式加以表達。

結論

羅國輝以逾越為中心的禮儀時間觀，反應出梵二禮儀改革對四旬期及聖周禮儀的徹底革新。羅國輝對四旬期和聖周禮儀的歷史沿革、演變意義以及神學反思進行了深入探究，他致力於找回禮儀的初心。他強調四旬期禮儀的目的是讓整個教會為紀念基督的逾越節做充分的準備。因此，四旬期期間以悔過自新、皈依基督、施行愛德作為靈修操練，整個教會的成員在相應的禮儀中預備身心。直至聖周到來，教會在禮儀將對基督逾越奧跡的慶祝推向高潮，借助光、水、餅和酒的元素，天主的子民在禮儀中與基督一同經歷逾越。羅國輝指出，四旬期與聖周禮儀在內在上呈現出整體性的特徵。在這一特定的禮儀周期內，各項禮儀應被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來加以尊重和實踐，而非將其肢解為孤立的單元。與此同時，禮儀的簡明性原則也得到強調，每一項儀式都應去除繁復和不必要的成分，僅保留那些簡潔且能夠彰顯核心意義的要素。並且羅國輝提倡全面的信仰牧靈生活，強調教會禮儀與地方文化的融合。必須在相互尊重和認同的基礎上，對教會的禮儀與地方文化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在此基礎上，探尋兩者之間的融合點，並有機地發展出相互影響和融合的模式。

[1] 羅國輝：《四旬期及復活期淺釋》（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2004年），第20頁。

[2] 羅國輝：《禮者，履也》（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7年），第39頁。

[3] 《禮儀憲章》，第109條。

[4] 羅國輝：《逾越：四旬期、聖周禮儀沿革及意義》（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87年），第13頁。

[5] 同注[1]，第27頁。

[6] 同注[4]，第26頁。

[7] 同注[4]，第29頁。

[8] 同注[4]，第32頁。



[9] 同注 [4]，第 145 頁。

[10] 按教會的傳統其實周四的黃昏後即可算為聖周五的開始。

[11] 按著教會傳統已經是主題的開始，而不只是復活節前夕。

[12] 同注 [2]，第 62 頁。

[13] 同注 [4]，第 61 頁。

[14] 同注 [4]，第 97 頁。

[15] 同注 [4]，第 13 頁。

[16] 同注 [4]，第 28 頁。

[17] 同注 [4]，第 119 頁。

[18] 同注 [4]，第 61 頁。

[19] 同注 [4]，第 98 頁。

[20] 同注 [4]，第 129 頁。

[21] 同注 [4]，第 13 頁。

[22] 同注 [4]，第 32 頁。

[23] 同注 [4]，第 33 頁。

[24] 同注 [4]，第 97 頁。

[25] Dennis C. Smolarski：《別這樣舉行彌撒》香港版（香港：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和天主教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編譯，2011 年），第 25 頁。

[26] 本材料摘自趙一舟譯，《羅馬禮儀與文化互融》（台灣，1994 年），第 1 - 45 頁；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於 2006 年參照美國主教團提供之英文譯本，稍作整理。

[27] 羅國輝：〈基督徒禮儀節令與本地文化的互融以香港教會的經驗為例〉，《輔仁大學神學論集》，1996 年第 110 號，第 555 頁。

[28] 燕鼎思，田永正譯：《中國教理講授史》（台北：台北華明書局出版，1976 年），第 19、49 頁。

[29] 同注 [27]，第 557 頁。

[30] 《農曆新春禮儀（亦適用於四旬期）》（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2010 年），第 2 頁。

[31] 同上，第 11 頁。

[32] 同注 [27]，第 551 頁。

[33] 同注 [27]，第 556 頁。

[34] 《禮儀憲章》，第 109 條；《禮儀年曆總論》，第 21 號。

LAW Kwok Fai's View of Liturgical Time Centered on Passover - Taking the Holy Week Liturgy of Lent as an Example

Liu Feng (Fuj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Abstract: LAW Kwok Fai's liturgical theology reflects the spirit of the liturgical reform of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Especially in his book "Passover - The Evol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Liturgy of Lent Holy Week", he took the liturgical cycle of Lent Holy Wee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Passover" as the core of the liturgy. LAW Kwok Fai deeply explores the deeper meaning of liturgy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iturgical theology, thereby deepening our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liturgy of Lent and Holy Week. LAW Kwok Fai believes that while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turgy of Lent and Holy Week, attention should also be paid to the simplicity of the liturgy so that it forms a whole and highlights the focus of celebrating the Passover mystery of Christ. He further paid atten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liturgy,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church liturgy and local culture, find the focus of mutu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then develop an integration model. This provides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Lent, Holy Week liturgies, and helps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urch liturgies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Key Words: LAW Kwok Fai, Passover, Lent Holy Week Liturgy, localization